家語證僞

家語證僞卷第三

會稽范家相著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移釐子之言入敬叔）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受厲公（史記作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史無儉字）臧孫紇有言（史作釐子之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

而好禮其將在矣史作其達者歟屬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自孔子將適周以下七句史所無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乃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史無此句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改史記文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

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此本史記而增益之者羅氏璧曰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假孔子譽之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云云司馬遷復增出老子訓誨孔子許多言語作家語者因據以爲証不知莊子寓空寓言抑孔子以尊老子者也後儒不察禮記史記家語出莊子後見問禮老聃一語莫詳自始不知老子清淨無爲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從而有剖斗折衡之說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按羅氏辨孔子無問禮老聃之事韓愈早言之矣曰老子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

而不察讀家語者當能辨之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未有以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從何本改正

此王氏據以辨周公無履天子之位者按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天子本指成王註誤以為周公此漢儒之陋也何必

家語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說苑下有勿謂何殘其禍將然二句）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說苑神作天）焰焰不滅（說苑焰作熒）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說苑終爲作將成）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說苑或作將）毫末不札（說苑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說苑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說苑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此多二句）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

之(說苑作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說苑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說苑無此句)江海雖左長於百川(說苑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說苑作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說苑無此一句)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說苑作雖鄙而中事情)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本說苑敬愼篇其文小異韓詩外傳亦有之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

可以忘也

見說苑反質篇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敎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記作說之以義而觀諸體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記作受敎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說苑作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也記作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記作三就註謂大成次成小成與此異

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記作不徧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記曰以御於天子以申之於諸侯無下一句）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記作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記無此三字）曰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焉然後稱怒焉（記作然後怒匹夫之怒唯以亡其身）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記無此二句）

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記都其富哉）材任
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
共大共為下國駿厖（記作恂蒙）荷天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
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
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記作好學省物而不
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
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記無此句）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
之也曰宜為國老
齊莊而能肅（記無此句）志通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篤雅有
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記作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
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

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記作主人聞之以成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達記作通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

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先王記作先生爲是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記曰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驕記作橋浩浩記作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以此稱之

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記曰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

仁爲大學之深（記下有闕以斷一句）

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記曰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記作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記作訊）欲給則豫當是而行（記作當如是）偃也得之矣

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

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記作異姓註曰爲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天揖異姓士揖庶姓家語作異士言殊異之士似當從記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記作過人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記作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仁也記則恕也恕則仁也成湯恭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睹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記作所姓歸焉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記曰亦未逢明君也

子貢旣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一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記曰女偉爲知人賜）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記無者字）豈思之所不至知之所未及哉（記無豈字哉字　四句一串下）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此下記接篇平公問祁奚一段此移在下）

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記無從弟字）善而敎不道（記作好從善而敎往）蓋趙文子之行也

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

其爲人之淵源記作泉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記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記作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

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記曰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

孝恭慈仁記作孝子慈幼允德圖義圖記作臬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記無此句蓋柳下惠之行也

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

君擇臣而使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

蓋晏平仲之行也

蹈忠而行信記作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記下有在尤之外句

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記殺貧而樂也一句無上三句蓋老萊子

之行也

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親觀於四方也不怨

其親不盡其樂記曰苟思其親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已終

身之憂記曰以不能學爲已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

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爲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以上記無昔晉平公問

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

不知公曰吾聞汝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記作女其闇知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爲與尉也記作公車尉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囊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此段記在伯夷叔齊之下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二句記無

此篇與大戴出入處較爲明淨然大戴自是古本子貢所述諸賢與論語初不符合夫子所論諸賢與左傳亦不盡同要之出於漢儒之記述不足信也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臣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說苑有姑姊妹三字）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說苑作堂陛之間）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說苑無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說苑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靈公尊而賢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說苑下有無不濟也句無下二句）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說苑作三月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

不亦可乎

見說苑尊賢篇其文大同小異　衞多君子夫子取蘧公之能用賢則可子之以賢則否不見論語之言

其無道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換說苑句）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見說苑臣術篇其文略同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猶未甚者也甚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說苑作不修禹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淫於樂沈湎於酒以下與說苑不同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見說苑敬愼篇後半少不同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說苑作免於罪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說苑人與之信則人任之任說苑作侍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恃一身哉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不修其

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見說苑敬愼篇　聖人之訓人各隨其高下以顏子而告之僅如此乎

孔子讀詩詩未有言讀者當從說苑作論詩至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不達當從說苑爲不逢時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說苑世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卽妄也安說苑作孽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改說苑文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二句說苑無

見說苑敬愼篇　舊本此節在好生篇內今從毛氏

本入此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說苑作治國何先）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見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見說苑尊賢篇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而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此三者

以定天下何難乎哉（說苑無此二句）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改說苑文）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此句增出）日見百七十人（說苑下士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說苑曰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哉意與此異）

此亦見說苑尊賢篇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理財（此因辨政章對景公又問有節財語故添入）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

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註愉宜爲偷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見說苑尊賢篇　以王許秦穆後世之見也仲尼之門羞稱五霸況夫子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說苑無此句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說苑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說苑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本說苑政理篇　大槩從哀公問有若之言脫出其

改說苑處於理較足然聖人因時補救正不必言盡

該括也仍依原本爲長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說苑作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已之謂也

亦見說苑政理篇

孔子見宋君（說苑作梁君時梁未建國故改作宋）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說苑作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說苑下有萬乘之主句）問丘■

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問者盡可得也臣聞之鄰國相親（說苑作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說苑作益士祿賞）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崇道何說苑作善爲刑罰收之義長）任能黜否（說苑作尙賢任能）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以下說苑無）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亦見說苑政理篇

賢君十一節無一不本說苑豈劉子政之襲家語耶

昔蔡中郎得王義烏論衡以爲枕中之秘說苑卽子雍之論衡也後人何以不搜其根柢乎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財（說苑作節用）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說苑葉公問在首哀公次之景公又次之夫子答亦同）三者之問一也（說苑三君問政於夫子）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端乎（說苑無端字）孔子曰各因其事也（說苑無此句）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時（說苑五官之樂不懈與此異）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

以爲政殊矣說苑此三者政異也詩曰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唯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見說苑政理篇但移易問答之次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也

　說苑正諫篇云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孔子之言止一句以上皆記事之文今俱作夫子之言

夫上文既曰度主而行之矣何以止從諷諫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
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歟
此本說苑權謀篇而改變其詞王氏註云此說背義
失道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
文子無禮賢之事又云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
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
異日吾好琴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
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
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孔子聞之曰
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

道不可遺也以上即說苑原文按王氏以上說得道意下不以言禮賢之事蓋禮賢斯得道矣故曰與上不相次配不知禮賢特其一節之可取與上未嘗不相次配但文子禮賢事實殊不可考耳至其襲說苑文故爲改竄仍以說苑作註不可不備錄原文於下韓非說林亦載此事嗇夫未嘗爲文子所殺乃竊其後事二乘而獻之於君其言似有據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說苑下有諫詞一段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

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可也（說苑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以上語句與說苑小異）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爲懽樂也（說苑願大王山陵崩弛於臺側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遊於父之墓上者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說苑自魯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本說苑正諫篇其節刪原文較簡淨可誦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與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敏

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孔子與子產晏子同以兄事之本之孔叢殆不足信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腳振訊兩眉說苑無此句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儛說苑作起舞今齊獲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堤防說苑無此句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見說苑辨物篇　說見致思篇內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

說苑無此句子語曰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說苑作中人附教學矣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四字說苑無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說苑清徵其身以聽觀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說苑有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二句家語刪之

見說苑政理篇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說苑力之愼之奉天子之時說苑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說苑君子有盜者耶孔子曰汝未之詳也說苑無此句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說苑以不肖伐賢是爲奪以賢伐不肖是謂伐此誤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予是謂之盜說苑改句法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說苑作臨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說苑作攻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說苑作不內相教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說苑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四句說苑異故

君子無所不慎焉說苑異

見說苑政理篇以賢代賢二句當從說苑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外傳無此句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外傳無此句此其恭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外傳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外傳無入其庭甚閑一句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外傳止此下引詩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矣

見韓詩外傳　溝洫深治明因治溝備水一事增入

家語證僞三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槀本

家語證僞卷第四

會稽范家相著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說苑作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本說苑建本篇原有天之所生一大段刪去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

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說苑無湯桀唯唯作嘿嘿）君無爭臣（說苑俱以諤諤代爭字）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說苑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說苑有夫婦下文與此異）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本說苑正諫篇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說苑無此句）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說苑今說景公）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本說苑立節篇夫子之去景公以老不能用之言也

當從論語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以上添出而左右白日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此何贅說苑無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說苑止文王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章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

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本說苑權謀篇　此因左傳所載而加其詞以文飾之者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生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說苑無此句賜也惑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本說苑修文篇　檀弓作子夏子張此作子夏閔子以理推之師商之過與不及正相反哀之忘與不忘當屬子張子夏爲是且檀弓無夫子斷語尤長　此節亦見毛萇庶見素冠詩傳王肅習毛詩殆本之毛傳者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說苑作憂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鼓之音據舊本正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至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本說苑修文篇　校原文少喜而擊之則樂一句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白大雀獨

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二句說苑無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則易得孔子顧謂弟子曰以下說苑意同語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三句說苑無而獨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四句說苑無

本說苑敬慎篇其詞雖不害於道但決非聖人之言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二句與說苑異說苑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焉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二句說苑無以

天之道成直接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
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
者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以上意同語異昔堯履天子
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
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說苑無夏桀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
斬刈黎民如草芥焉以下語與說苑異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
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輿遇三人則下
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
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本說苑敬慎篇而少異其文　言持滿之道忽入堯
桀是寬皮語也下忽接在輿下三人數語更無倫次

疑有脫漏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婿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說苑作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嬈（說苑作蒼梧之弟）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二句說苑無）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說苑不愼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見說苑建本篇引東夷蒼梧二事似戰國策士語義亦甚淺聖人斷無此游戲之言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說苑作擊之）

曾子仆地而不知人（說苑無下四字）久之有頃乃蘇（說苑無久之字）欣然（說苑作蹶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說苑作退屏）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說苑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而怒（說苑無而怒字）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事父也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二句無）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說苑作立體）而不避既身死（說苑作殺）身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下之民其罪奚若（以下說苑異）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

告孔子而謝過

見說苑建本篇　以曾晳之賢斷無因子誤斬瓜根而遽生暴怒杖擊致仆之理是直田舍翁之所爲耳至云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近於迂談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說苑作介子推誤）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說苑文異）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二句說苑無）其堂上有五老焉（說苑有二十五老人下文合兩二十五之智明是家語誤）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說苑有二十五俊士當從說苑）孔子曰合兩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說苑有智於湯武力於彭祖二句）

見說苑尊賢篇　荆公子者何人耶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以下說苑異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見列子亦見說苑雜言　淮南子無子張　回能信而不能反豈顏子之身分且曰有以易吾而弗與也其言近於矜矣列子作回之仁賢於丘賜之辯賢於丘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說苑作啟）行乎郕之野（說苑無此句）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此句說苑無）不免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士之終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說苑無孔子語）

見說苑雜言亦見新序莊子載此其文不同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說苑作行已）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愼於治身（治身說苑作持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

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由於人曾子侍曰參昔者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身不及二三子者也說苑雜末句

見說苑雜言說苑分為三章回一史鰌二曾子三此并為一於曾子曰添出侍字其末句添不及二三子句以聯合上二章其曰不及二三子云云於夫子之三言似不相蒙二三子王註謂顏回史鰌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

也說苑雜閒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已者說苑以上爲一章下另起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說苑雜上二句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

亦見說苑雜言說苑分爲二此幷爲一今按不知其子一章與上論商賜難以合幷當從說苑爲是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

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說苑無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說苑無此句〕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說苑居必擇處遊必擇土難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不愼乎〔三句說苑異下皆王氏添入〕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蛭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依賢以下說苑另爲一章〕

亦見說苑雜言說苑分爲二此并爲一以士必擇方

聯合依賢依富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說苑作與〕以富貴而愛人〔說苑作敬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

說苑響作嚮是可謂知時矣以上說苑自爲一章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以上另爲一章

亦見說苑雜言幷二章爲一章　以富而富人另是一義分爲二章是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逆縱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源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也

亦見說苑雜言并二章爲一　鞭朴之子以下六句說苑另爲一章所以戒疾之難行也與戒奢戒縱其義適判王氏乃移此數語裝入中閒失之矣今備錄原文於下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原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歌不可不聽也以上爲一章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敎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以上爲一章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說苑問作同知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說苑以下另爲一章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

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

聾而鼓之（以上爲一章）夫處重擅權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

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亦見說苑雜言并二章爲一　此改勇而好同爲好

問制非人弗告一節裝入中間今備錄原文於下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說苑無君非民二句整一作鬪）

見說苑雜言

齊高庭（說苑作廷）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衣穰而提贄（說苑作衣贄提執）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事君子說苑作事君是）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施仁說苑作待人）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說苑効作敏）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効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以上說苑以爲一章）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

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愼乎以上爲一章

亦見說苑雜言幷二章爲一其文不甚改竄　終日言一章非對高庭語亦當從說苑改正

辨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六字國語無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本國語

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國語無巨字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旣將事

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旣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國語無如字）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何守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日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本國語而稍易其虛字當取國語參觀之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國語無此句）時有隼集於陳

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鑑焉故名其括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

本國語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

也故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節左文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本左傳而刪節之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觀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

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左無此句據春秋添入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賜多言此句當依左氏原文

本左傳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此句說苑無今桓僖之親盡矣而功德又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三字無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說苑無此句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事見左傳文襲說苑　左氏載夫子言止一句此多出六句前後裝敘與對景公言釐王廟災略同明是添出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左傳止趙氏世有亂一句前後問答俱添出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

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有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事見左傳其文增出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左傳將囚景伯景伯是尚未囚也）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

實然[illegible]言於夫差歸之子貢闘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
之子拙於說矣以寶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
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前半刪節左傳成文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左無此句獲麟焉折
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傳異使人
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
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
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
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左傳公穀皆有之其文不同　春秋西狩獲麟此云

子鉏商採薪獲之則非狩矣不可從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多一句）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

有待化以成一句則蒲盧當如王註作蜾蠃解矣沈存中筆談據之

故爲政在於得人（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少一句）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多以字）禮者政之本也（多二句）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多有字）其所以行之者三（多其字）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少之交字）五者天下之達道（少也字）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少强字）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

成功一也以下朱子以下文接子曰字疑家語或有所本但篇內文異處甚多朱子皆不從之則非以家語爲可信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 此句異 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 三句多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重庶民也 重字異 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 夫字多 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 問多一

此問添出無謂

孔子曰齊絜 明 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 位 尊其重其祿同其

好惡所以篤親親也篤字異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註曰忠信者與之重祿也不通之全時使薄斂所以子勸百姓也日省月考試餼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其字多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故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弗不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於乎親不信於友矣順於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於乎善不誠於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聖人也誠之
者擇而固執之者也以下刪去一大段
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
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
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祭義曰孝以事親
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
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右一章全鈔中庸而稍改其字句中後增入哀公問
刪去末段以祭義補入　按力行近知以下禮記有
子曰字本另爲一章記者因其與上言知仁勇相發

明故次之於下朱子從家語并爲一章以其或有所
本也但其刪去末段以祭義補湊豈可從耶
宰我問於孔子（多一問）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
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此句多出）氣者神之盛也（以下刪三
句）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
與神享之敎之至也（四句添出）骨肉斃於下化爲野土其氣
揚於上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
神以爲民之則（黜首則刪下二句）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
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此句添）以別親疏遠邇敎民反古
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敎以
一端（此句添）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一刪

句所以報氣也刪一句薦黍稷修肺肝刪七句加以鬱鬯所

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多崇愛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

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

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不自盡也鈔宰我問止此此之謂大

教添此句

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

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三字添出如見親之

所愛祭欲見親之顏色者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也其唯文王與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歟文王詩也之祭之

明日有懷二人此句添出敬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

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

得之矣

右一章前後俱出祭義後段祭義不作孔子之言王氏節而補之删去宰我問一大段其文斷續不相聯屬讀者辨之

家語證僞四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本